

學校適用

魯濱孫飄流記

上海

崇文書局出版
中原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五版

白魯濱孫飄流記
中學國語課本

精裝二冊定價大洋八角

Daniel Defoe

無錫嚴叔平

崇文書局

廣州崇文書局

中原書局

中原書局

大書局

原著者

譯者

出版者

分發者

印行者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

中原書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各省

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中學白
話課本

魯濱孫飄流記下卷

英國達孚原著

無錫嚴叔平演譯

第十一章

照這樣過了五年，這五個年頭，一切照常，沒什麼可記的；最注重的是，通年除栽種五穀果品外，還可以積些盈餘，防第二年荒，亦常常拿槍出去打獵，並造了一隻小木船，船成了又開一條四尺深六尺寬的小河，這小船就在這河裏走。凡是我造船，一共成了兩隻；先一隻太大，不能下水，又不能引水上陸地來，才成了個廢物，留作個紀念，亦長長見識，第二隻就相準了能引水的地方才造，并且曉得靠近水邊動工，取材料用力氣，多自己酌量着辦去，那耐苦勤謹，還是照常。

又隔兩年，心中坦然不覺得什麼叫苦了。漸漸的就轉念頭航海遠行；可惜船造成了，樣子不及前一隻好，稍稍有點不滿意。但還想駕了這船往打拉，打拉有四十咪闊，恐怕船小過不去，亦就中止着。第二個法子，就用這隻船環遊這本島。我當初從別墅裏出來，一直遊覽到西島，這不過是全島的一角，沒有周歷着全境；如今不用步行，用小船，想必容易周歷到了，且有了這小船，或者對於我那從前打定的主意，就達得到了，但因爲患難久嘗，事事不敢孟浪。逐漸的在小船上豎起桅來，製起帆來，那帆布就把老船上帶下來的大張，割小了做上兩項；齊備了，先在小溪裏蕩蕩試試，委實來去自在，又穩當又便捷。船尾上安了兩個小櫃，裝糧食，裝軍火，一切完備，既不怕着潮發霉，浪花亦打不上，船舷兩旁，挖着小槽，把槍臥在裏頭，教海水沾不溼，舵上頭張着傘，遮庇着我，掌舵時不怕太陽晒，像那大船上的大幔一般，起首小船划出去，不多遠。

就回來，總沒有划出小溪過，後來越練越熟，越走越膽大，就想要滿看看本島的形勢，決計沿着海走。船裏滿裝了糧食，兩打大麥餅，一大甕炒米，一瓶火酒，半隻燻羊，槍彈火藥，兩件氈衫，着一件，帶一件做被護。

這是十一月六號，我上了這島，已經第六年了。我原定出去一次，兩三天就回來，後來就不知不覺的耽擱起來了。本島原不甚廣，我起首就一直到島的東偏，看見水面上露出些大礁石，約來六咪遠，或起或伏，形狀不一，此外還有沙灘，大約一咪多，乾灘沒有水的；我的船到此不能前行，要出海灣去，非繞過沙灘不可，小船挨過礁石，非常的危險，亦不曉得出了海灣怎樣回來，亦不知須幾多時，才離去這灘，我暫且在灘邊上拋了錨，再說。這錨亦是老船上帶下來的，形狀已經不完善了，用還用得。

我既泊了船，就肩着槍陟險上去，見一片大陸，渺茫無涯，走前些看看，狂

流奔放，向東而逝，水流觸着沙嘴，迴流向西；我心想一觸這急湍，就回不去了，四顧茫茫，全是無邊的巨浸，這種小船，怎麼能當得起急潮流？呢？仔細想想，祇好沿着邊，冒了飛沫渡過去。當時正東南風起，與潮流逆對着，水浪激冲沙嘴，其白如雪。我兩日之久，沒有敢泊船，因為向前怕浪退後怕沙。直到第三天清早，風色轉好了，水面平朗如鏡，我放船出海，自問汊港不熟，免不了常犯危險。後來到了沙嘴邊上，船還沒有開出數尺，已經深不見底了，急湍飛激，彷彿磨縫流漿，滾滾真下。我到此地步，祇好聽憑船身隨着水流走，那裏有力量制得住？雙手緊抱了舵，祇望不翻，就算大幸。但船被旋渦直捲，已經轉了左嚮，幸喜沒有狂風，我的力量還吃得住幾分；心想這番總是完了，看看四面急湍，無路可以逃生，近着島邊，盡是旋渦，不進這個旋，就落那個旋，船必沉無疑的。我這時祇有閉着眼等死，不葬入魚腹，就挨餓而死。

正在着急萬分，忽然得着一個巨鼉，幾乎重到拿不動，後來盡力提起，擲向舟中，幸而舟內藏着有一大罈淡水，糧食還穀吃的，譬如推進了大洋，一刻走一兩千里，又當怎麼樣呢？此時心中惶急萬狀，迴顧到那寂寞荒寒的海島，反成了仙鄉福地了。祇望回到島上，就算心願已足。從此看起來，我們人置身在樂境中間，本人並不知道可樂的，必移到了反對的地位，才恍然明白以前的可樂呢。就像我從前的享用，該有多大的價值，那知於心不足，又存奢望。此刻才落到這等險地，情急之狀，一時形容不出。

其時船出了口已有六七咪，將入大洋了。這時料想原住島上，是指望不到回去了。用足了力轉舵向北走，到了水勢稍些緩一點的地方，才盪着槳走。將近正午，覺得有一陣微風吹過來，風向是從東南來的，我心裏又像冷灰裏爆出熱火星來了。一會子，風又轉大，這時離海島邊上的險境已遠了。天淨無

雲亦不起霧，上下一片晶明，我這時茫然不曉得方向，乃是沒有帶羅盤的苦處。虧得離海島沒多遠，迴轉頭去還看得見，不然就完了。立時豎起桅來使篷，向北駛去，把這旋流急湍避掉他，剛駕起桅篷，船就已經漸漸出來了，水流亦改了向，剛才走的渾水，現在也清澈了，曉得湍力已經減小；向東望去，約有半咪，浪花同礁石相激，白沫飛濺，我看得這礁石正當着急流，水流被他攔開，分作兩股，南流是急湍，礁石在水流東北，東北的水流被石制住，就不及南流急促，稍稍移向西北，成了平波。我此時入險出險，樂不可支，將船挪入安流中間，微風徐來，掛帆而進，喜極高歌，趁着潮水行去，不費分毫力氣；不多時已近在海島邊上了，船被潮流吸住，稍稍的偏北了一些，望去知道是我住處的背後。我趁水走了二三里，就停着不走，細辨那水勢，分爲緩急二道，南面是急流，北面是緩溜，船正在這二道的中間，水勢既翻不了船，風力又十分和穩，把住了

舵向島直行，傍晚約四句鐘，離着島祇有兩三咪了，迴望那沙嘴，已經在極南境，嘴外水勢，轉向北流，還很急促。我勒住船，趁流望北放，離岸約摸一咪，沙淨波平，竟如池水一般，不多時就攏了岸，登岸後，先跪在地上感謝上帝，從此冒險求救的心，就完全打滅了，心裏祇依戀那老住處，非常的自慰。把船挪進溪港，拴在樹陰底下，仰面酣睡了一會，心想離住處還遠，要回去西島，一時還認不真路徑，不如不用船，找旱路回到家再說。

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來，又變了計，心想還不如沿海走水路，一遇着溪港，小船就收口，把船安置好，再回家去，後來要用船，一找就得，出海亦容易。主意定了，登時就沿着岸走去，大約行了三咪遠，果然遇着一道小溪，外寬內狹，越到港底，祇剩了一綫，我把小船繫得這裏，望着像一個小船塢，又像一幅天然圖畫。上岸一看地勢，想到從前走陸路的時候到過的，不過稍些遠了幾

里隨時把各物留在船中，祇取一把傘一枝槍就走。

這時候是三月初旬，天氣已經大熱。我從險中逃出來，隨意走去，非常快樂。先到別墅一看，盡如舊狀，從籬笆上跨進去，在樹陰底下，先大睡了一覺。夢中忽聽得有人喊我，接連呼道：『魯濱孫！魯濱孫！』我不曉得是誰。一會又聽喊道：『魯濱孫，你往那裏去的？你現在怎麼又來了？』我嚇了醒來，彷彿死了活過來的，接着又大喊不止，我乏極了，醒不滑，當着是夢裏遇見了人。等一回還在那裏儘喊，這時我真醒了，一醒，心中大驚，跳起來一看，却是那隻鸚鵡波兒；我方才知道：『喊我的是你。』凡這喊的數句話，就是我教會他的。波兒倒學會了都記着呢。當時他直撲下來，把嘴向我頰邊說道：『苦哉魯濱孫！你在那裏？你怎麼來的？』諸君，你看這鳥如何聰明，我雖知道是雀鳥說話，但夢裏聽着喊，心神大爲不定，後來定了神，驚看這鳥，怎麼能飛到這裏來，還有飛上

別處去？我甚賞識波兒的知恩戀主；一面拿手引他，一面連呼他波兒，波兒的爪子，就站在我手腕上來，又說道：『苦哉魯濱孫！你那裏去的？你怎麼來了？』好像久別了叙闊情的，我就把他帶回家去。

我從這回出遊以後，不再出門，靜坐了好幾天，回頭想着遭險的事，實在膽寒，因此自己約束性情，直到年終，安分樂天，再亦不敢妄動了。工藝大有進步，一切日用品，儘心力做去，都能精妙，檢點那些器械，除掉斧頭，鑿子，鋸子，鑪，鎚，此外並沒有別項傢具；然而竟會習成了一個最妙的大匠，此外又學陶器，做成了無數的瓷質用具，且件件合用，掘地安輪，用旋轉力，磋成些圓式瓷器，又容易又美觀，同那舊式的粗劣瓷器，就不好比了。我心中喜歡，凡是我所製的東西，倒一莊莊還成功，更喜歡那烟斗亦被我用泥做成；說起來形式是粗惡的，可是亦算做成了器，做的時候是並無特別法子，就按那陶瓷的規矩製，做

成了倒堅滑，一縷縷的煙氣，直騰空際；我在靜境中得他無窮的樂趣，無論到那裏都帶着。早年有過一個烟斗，在船上失去了，就是不掉，那裏會預先知道這島上的生煙，足穀我用呢？後來想着了，在破船上滿處找，亦沒見找着。再有那柳條筐子，亦越編越好了，我就又添做了些筐子，雖然粗糙不美觀，却一切都是自己定式造的，藏物攜帶全方便；譬如我在外頭殺羊，祇消掛在樹上剝皮，把羊肉割成了塊子，裝在筐子裏拿回來，得着了鼈亦這樣辦，剖開了肚子挖了卵，去掉甲，存着肉，餘者都棄掉不用。另外又造一隻大筐，藏穀子用，候收回來的穀子乾了，去掉禾桿，把穀子就在筐裏儲起來。

最可慮的是藥彈越用越少，這倒覓不出製不成的；總得要個好法子來補救，不然就簡直不能打獵了。我到了這島上第三年，就慮到這一門的，當時就找些小羊羔子，打算把他養馴了，雌雄相配，教他產生小羔，但則過了好些

時，仍舊辦不好；那先找來的羊羔，還沒有配合，倒已經老了，我還是喂着捨不得殺，又隔了年把，他自己死的。我到這時候，已經是第十一年了，軍火越用越缺短，我決計編出網來當槍用；捉到的野獸，并且活的多，我心裏指望捉一隻母羊，幾隻小羔子，把他做種子。爲此就製成一架大網來張着，怎奈鐵絲的力量，範圍不住，羊把餌吃完了，還是逃去，去查看查看腳跡，却已來過無數回了。我看見網不中用，就再換計策，在野地上掘着小坑，候山羊下坑吃餌的時候，把上面預放的疎網，覆下捕他，先放些大麥穗在坑裏，上面散放些乾稻草，四圍張上網。初起見羊來食穀，漸漸熟了，我一夜張滿了立網候他，明天去看，餌還是吃空啦，羊子並沒有捕得。因此大失所望，再變換新法，這新法怎樣，我且弗叙。

次日看坑中，一坑得着一隻老羊，一坑得着三隻小羔，這小羔兩公一母，

老羊很臃壯，我制他不住，亦並不在坑裏弄死他，就放他去了。放他去的時候，以爲這羊力大性兇，養他不住，隨後想起，祇消幾天不喂吃食，餓疲了，亦沒有什麼制不住。豈但羊，就是悍獅猛虎，亦何嘗不如此？這羊三天不給食，稍些給一點水同穀子，不論他怎樣臃壯的老羊，亦就像害着病的一樣，還有什麼制不住？這一著失計，心裏甚悔恨。再開出坑來取那三隻羔子，一個個把他拴了像一串雞，用力把他牽回；慢慢的就聽喂，丟下穀去，很馴伏，這馴伏是穀的力量。我從此才靠羊養命，後來三羔長大，越生越多，住處左右，竟成了羊羣。當捉着小羔子時候，決意制伏他的野性，野性除掉，再用手段喂馴他，不然一近攔去就逃，怎麼會馴呢？如今祇有先做木柵，把羣羊圈得裏頭，永遠不教出柵，亦不放別的羊雜進去，免得亂羣。這却是絕大的工程，我憑這一對空拳，如何能成呢？轉念一想，我飄在島上，靠羊活命，那裏敢怕勞碌。因此就先找牧場，有水

草的才合式，其次蓋茅棚，免得雨淋日晒，指望羊羣肥茂。

讀書諸公，知道我的找牧場立木柵，不過是常策；原來我所住的地方，水草充足，本是牧地，又有小溪一道，圍繞四周，水性甚甘美，靠左面原有一帶叢林，長年豐茂，蓄牧最易。誰知我動起工來，庸劣到令人發笑；我初念要立個大圍，廣約二咪，周圍圓徑須十咪，請問這樣廣場，把三隻羔子放在裏頭，還不是長他的野性嗎？況且地寬了好奔馳，怎麼捉他得住？動手時候，全沒慮到，等到做了五十碼以後，才想起，立刻停工，以爲太大了，不合法的，祇消長一百二十碼，闊一百碼穀了；就說後來羊羣發達，這亦穀用了，且可以推廣出去的。估計準了，做了三個月，圍子才成功，把三隻羔子放在這圍裏，天天近攏去喂他，教他親近我；後來我提着麥穗日日去喂，羔子同我，就一日親近一日，編好籬笆以後，那些羔子步步跟着我走，跟着我討吃食，過了一個半年頭，統算已成了

十二匹羊，再兩年得四十三隻，以外我還煮了四五隻。後此分成五個圍場，分開喂，中間隔着門，還有種種布置，這且不表。

從此我食的是羊肉，穿的是羊裘，且又有羊乳可以飲；凡這些好處，我起初全沒想到，等到一想着，非常的快樂，以爲羊乳飲了很滋補元氣的。因此我專立了一間羊乳房，每天可以得到一二加倫的羊乳，把他藏起來，這都是天然的祿食，吃了可以添助人的思致的；我生平連牛乳都沒有取過，不用說羊乳了，況且眼睛裏亦沒見過乳酪乳餅，做法更不懂得，後來才慢慢的取些乳汁乳油做餅，做成功了却亦吃得。

從此看起來，天心仁厚，我不過天地間一個動物，到了絕地，還得着生機，且極苦之中，又得着極甜之境，造化能力，真正不可測了。我在這島上，竟成了一個國主，無數產物，都備我一人的供給，且有最伶俐的波兒，做我的伴侶，早

夜防衛的職務，有狗任着，又有貓子替我驅逐鳥鼠，看守禾稼，打獵就有槍枝，出遊就有小船，雨遮日，又有那氈衣革傘，凡此等事，一時亦敘述不盡，我久歷患難，這冒險的心，還是永遠滅不掉的。

日子久了，又想起那隻船，走到末次出險地方去看看，先登那小山岡上頭，估計潮勢，再想法子；後來沿着山脚，走到船邊上。我這時候的形狀，倘若在英倫被人看見，真是又可怕又可笑的；我常常自己在水裏照照影子，自己亦十分好笑。或者穿了這種服飾，走到約克，亦就沒有人敢認識我了。我現今把我的形狀，畫給諸君看看。我戴着最高的帽子，是山羊皮做的，腦後又掛着尺多長一幅皮，非但遮掩酷熱的陽光，且可以擋着雨漏不到背脊上去。這地方最大的災害，就是陰雨，沾透了肌膚，就立刻發寒疹。我的衣服亦是羊皮做的，尺寸甚短，前後襟剛搭着膝上，襯衣更短，遮不住膝，亦是有毛羊皮做成，毛蓬